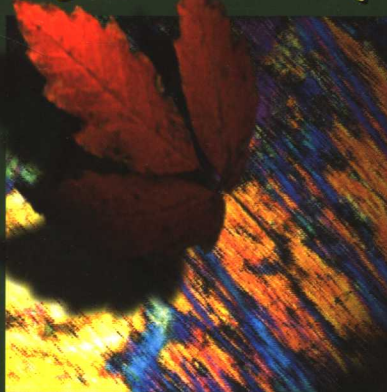


当代



DANGDAI XIFANG WENXUE
MINGZHU JINGDU

西方文学名著精读

下册

沈立岩 章利新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NANKAI DAXUE CHUBANSHE

当代西方文学名著精读

(下)

沈立岩 章利新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目 录

上 册

-  红色手推车 [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
《红色手推车》的五种读法/2
-  大师和玛格丽特 [俄]布尔加科夫/9
艰难的精神探索之旅——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52
-  洛丽塔 [美]纳博科夫/64
万花筒中的世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90
-  追击 [古巴]卡彭铁尔/101
“反英雄”的交响——卡彭铁尔的《追击》/158
-  苍蝇 [法]萨特/170
自由亦或无奈——萨特和他的《苍蝇》/189
-  归宿 [法]贝克特/202
剥去皇帝的新衣——贝克特的《归宿》/220
-  探险家沃斯 [澳]帕特里克·怀特/237
自我的追寻与精神的探索——帕特里克·怀特的《探险家沃斯》/284

-  橡皮 [法]罗伯·格里耶/307
书写在碎片上的幻觉与真实——罗伯·格里耶的《橡皮》/321
-  时震 [美]冯内古特/334
寓意深远的预言家——冯内古特的《时震》/386
-  修道院纪事 [葡]萨拉马戈/399
走向文明——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429

下 册

-  寒冬夜行人 [意]卡尔维诺/437
诗性的人生镜像 奇幻的艺术景观——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459
-  铁皮鼓 [德]君特·格拉斯/475
荒诞与真实交织的艺术世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487
-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法]米兰·昆德拉/501
存在之思——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527
-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选篇 [瑞典]特朗斯特罗姆/538
广泛的广泛——特朗斯特罗姆的诗/543
-  白雪公主 [美]唐纳德·巴塞尔姆/557
用碎片拼贴的“童话世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617
-  宠儿 [美]托妮·莫里森/630
诡谲悲惨的世界——托妮·莫里森的《宠儿》/646
-  玫瑰之名 [意]昂贝托·埃科/660
互文的迷宫——昂贝托·埃科的《玫瑰之名》/690
-  米格尔大街 [英]奈保尔/699

无望的逃离与边缘的存在——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727

 小世界 [英]戴维·洛奇/747

学者世界的精心讽喻——戴维·洛奇的《小世界》/773

 聪明的“雨树” [日]大江健三郎/784

回头,岸是一场空?——大江健三郎的《聪明的“雨树”》/798

 挪威的森林 [日]村上春树/808

在挪威的森林中迷失——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836



寒冬夜行人

[意]卡尔维诺

第七章

你坐在咖啡桌旁，一边等柳德米拉，一边阅读卡维达尼亚借给你的西拉·弗兰奈里的小说。你脑子里同时盘踞着两种期待，一是对小说的期待，一是对姗姗来迟的柳德米拉的期待。你专心看书，想把对她的期待溶解到书中去，幻想能从这些书页中看到她迎面走来。然而你看不下去，那本小说被锁定在你翻开的那一页上，仿佛只有柳德米拉到来才能解开束缚故事展开的锁链。

有人叫你。服务员在桌椅间穿行并呼唤你的名字。快起来，电话找你。是柳德米拉找你吗？是她。“现在我不能上咖啡馆去，以后我跟你解释为什么。”

“喂，我拿到书了！不，不是那本，不是那些，是本新的。你听我说……”你难道想在电话里给她叙述这部小说？别急，先听她说，看她想告诉你什么。

“你来吧，”柳德米拉说，“对，上我家去，现在我不在家里，很快就回去。如果你比我先到，可以进屋去等我。钥匙在门口擦鞋垫的下面。”

她生活简朴,胸怀坦荡,钥匙放在擦鞋垫下,表明对邻居充满信任,当然她家里也没什么好偷的。你急忙奔向她告诉你的地址,按按门铃,无人回答。正如她事先告诉你的,她不在家。你找到钥匙,进入这个因为百叶窗放下而变得昏暗的房间。

这是一位独身姑娘的家,是柳德米拉的家。她独居。难道你首先要证实的是,她是否独居,这里是否有男人来过?或者你更愿意尽可能对这些事不闻不问,一无所知,不去揭开这个谜?这里肯定有什么东西阻止你东张西望(你稍稍把百叶窗拉起一点,仅仅拉起一点点)。也许因为你觉得不配她信任,你不能利用她对你的信任像个私人侦探那样调查她的隐私。也许因为你对独身姑娘的住所了如指掌了,不必细看就知道这里可能有什么家私。我们的时代是一统文化的时代,文化模式非常确切。家具、摆设、被褥、留声机等,可供选择的品种与式样极其有限。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你真正了解她呢?

女读者,你究竟是什么模样呢?这个以第二人称叙事的小说不仅指你男读者(你也许是虚伪的“我”的兄弟或替身),而且也指你女读者。你从第二章起就以第三人称出现了,这是因为一本小说要成其为小说,必须有个第三人称,必须使第二人称男性与第三人称女性之间发生某种事情,再进一步发展,或以喜剧的方式结束,或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即人生的各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必须遵循度过一生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些思维模式赋予人生中的各种事件以意义,赋予一些我们借以经历这些事件的意义。

本书一直十分注意让阅读本书的读者能够进入角色并与小说中的“读者”等同起来,因此未曾给他起个名字。因为,那样做会把他与第三人称自动地等同起来,把他变成一个人物(至于你,因为你是第三人称,必须给你起个名字,叫柳德米拉)。而且本书还让小说中的男读者处于抽象状态,只是个代词,可以给他附加各种定语,令他完成各种动作。对于你,女读者,让我们看看这本小说能否给你描绘出一幅肖像呢。为此,首先得制作一个限制你向四处扩展的镜框,然后再描写你的线条。

你第一次出现在男读者面前是在一家书店里,站在一排书架前面,

仿佛书架上面的那些书需要有个女读者的形象。你的家是你读书的地方,它可以告诉我们,书籍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什么位置。你把书籍当做你与外界隔绝的盾牌,当做你想入非非的幻境,或者当做你与外界联系的桥梁,你希望通过书籍使外部世界丰富多彩、宽广无比。为了理解你这种思想,男读者知道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参观一下你的厨房。

厨房是你的住房的一部分,可以告诉许多有关你的情况,例如你做饭不做饭(看来你做饭,虽不能说天天做,却也经常做),是做给你一人吃还是也做给别人吃(经常是你一人吃,但仔细观察一下,好像你也做给别人吃;有时你做给别人吃,但你心甘情愿,就像做给你自己吃一样),你生活简朴还是考究(你采购的食品与炊具令人想到你的食谱考究而怪癖,起码你有这种思想,但这不等于说你是个饕餮之徒,不过晚饭只煎两个鸡蛋你会觉得寒酸),站在灶台前做饭你觉得是迫不得已呢还是觉得愉快(这个小小厨房内的设备放得十分合理,你既可以去那里操作又不感到狭窄;你尽量不在那里多待,但即使待在那里你也不会不高兴),等等。家用电器代替了人的劳作,我们虽然不应忘记它们的功劳,但也不必对它们表示特殊的崇拜。这里的炊具有点唯美主义(这里有一套由大而小的半月形剃馅刀,其实有一把就够了),但一般说来这些装饰品都有实用价值,很少纯属装饰。你的食品储备也能告诉些有关你的情况:你有一套品种齐全的香料,当然,有些是常用的,有些似乎仅仅为了使你的储备齐全;你的芥末也是这样,但你那一条条蒜瓣更能说明问题,它们挂在伸手可取的地方,说明你与食物的关系不是一般的瞎凑合。看看你的冰箱,可以收集到一些宝贵的情况:鸡蛋架上只剩下一个鸡蛋;柠檬只剩半拉,那半拉已经干枯。总之,冰箱里的情况说明你有些马虎。幸好冰箱里还有栗子酱、黑橄榄和一小瓶婆罗门参,这说明你在采购时,全凭商店陈列出来的商品对你的吸引,头脑里没有装着家里究竟缺少什么食品。

通过观察你的厨房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你是个聪明、敏感、很有条理却不善料理家务的女性,让实用性服务于幻想。单凭对你厨房的印象什么人会爱上你吗?谁知道呢。也许男读者会爱上你,他已经对你怀有好感了。

“男读者”继续对这个他掌握其钥匙的房间进行侦查。你房间里放着许多东西：扇子、明信片、香水瓶和挂在墙上的项链。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当你凑近看时，都好像不同寻常、意想不到。你与这些东西的关系亲切而不一般。只有你觉得那些东西是你的东西时，它们才会成为你的，这是因为你与各种东西的关系是与它们的外形的关系，不是同看到它们或触摸它们时可替代它们的那些理性观念或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你一旦认识了这些东西或掌握了这些东西，它们便不再是一般的待在那里的东西，而是具备了一定意义的东西，即它们已成为一句话中的各种词语，成为你头脑中由符号与形象构成的标记。你拥有这些物品吗？也许还没有充分的依据这么说，但是现在可以这么说：你拥有你自己，即你与这些符号紧紧连在一起，它们成了你的一部分，你担心失去这些符号从而失去你自己。

在屋内一个角落里密密麻麻挂着许多相片。都是谁的相片呢？是你不同年龄时的照片，也有其他许多男人与女人的照片，有些相片已经很陈旧了，仿佛是从一本私人相册中挑选出来的，把这些相片放在一起似乎不是为了回忆什么人，而是为了展示人生的各个时期。这些十九世纪的雕饰着花卉的镜框各不相同；有银的、铜的、珐琅的、龟甲的、皮革的与木雕的，合在一起也许能够表达发挥过去那些生活片断的作用这一心愿，但是它们也可能只表示镜框的收藏，里面那些相片只起填充作用。再说，这里有些镜框并未镶嵌图画，而镶着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有个镜框里面竟镶着一张字迹无法辨认的旧信纸，另一个里面却什么也未镶嵌。

那面墙壁的其他地方什么也未悬挂，旁边也未摆什么家具。整个房间里的情形都差不多如此：这里什么也没有，那里却挤满了东西，犹如图书必须把各种字符都集中在书页中间，在四周则留下空间供人休息或喘息。

家具与家具上的小摆设安放得也不讲究对称。你的家虽窄小，但你却把你的小书房布置得看上去挺大。你在这里努力追求的不是令其符合某种固定方案，而是努力使那里的物品协调一致。

简而言之，你是个爱整洁的人还是个不爱整洁的人呢？对这种断然

的问题,你的家既不能回答说是,也不能回答说不是。你当然有整洁的想法,而且观点严谨,但是你的想法在实践中却不能系统地运用。可见,你对这个家的兴趣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日子过得好坏与情绪高低而波动。

你性格忧郁还是开朗?你治理家庭表现出来的智慧,说明你利用你心情愉快的时刻做好准备,以应付你情绪低落的时刻。

你真的好客?还是你让朋友进入你家表示你对他们很淡漠?男读者正在找个地方坐下来看书,但他不想侵占那些明显是留给你自己的地方。他现在的想法是:客人能在你这里觉得很舒适,但客人必须遵守你的规则。

还有什么呢?啊,盆里的花草好像几天没浇水了;也许你有意选择一些不需要经常照顾的花草来养。另外,这里既没有狗,也没有猫和鸟,说明你是个不愿加重自己义务的女性。这既可能是你自私的表现,也可能是你想致力其他非个人事情的表现,也可能表示你不需要别的东西来替代你天赋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你去关心他人,关心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书籍……

让我们先说书籍吧。第一个印象,至少你排在显著位置的那些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你认为书的作用是直接供人阅读,而不是作为研究或查询的工具,也不是作为藏书按一定顺序排列在那里。也许你有时候也试图赋予你书架上的图书以某种表面上的顺序,但由于不同原因你的企图都一次次失败了。你把各种书摆在一起的主要依据,除了看它们的高矮以外,就是看它们的时间顺序,它们先来后到的时间顺序。你不管怎么摆,反正都能找到它们,因为你的书并不很多(还有些书你只能放在其他地方,放在你度过你生活中其他阶段的一些地方),也因为你并不需要经常重温那些你已经看过的书。

总之,你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温故的女读者。对读过的书你记得很清楚(这是你让人首先了解到的有关你的情况);也许你把你读的每一本书都与你过去某个时期读过的书等同起来,一劳永逸地把它们统一起来。你喜欢在头脑里记住书的内容,同样你也喜欢把书作为用品摆在你的身边。

你这些加在一起也不多的书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死亡的或休眠的书籍,即被你置之一旁的书,包括你看过却很少需要重看的,或者你未读过并且不打算读但需要保存的书籍;另一类是活着的书籍,即你正在阅读或者打算阅读的书,或者你还放不下的书,你还想拿在手里摆弄的书,你想放在身边的书。这些书与厨房里的食物储备不一样,是活着的书,是可以立即消费的食物。它们可以告诉更多有关你的情况。房间里到处放着这种书,有的翻开着,有的夹着随意制作的书签,有的则在书页的角上折叠了一下。可见你习惯同时念几本书,在一天之中不同时候读不同的书,在这个狭窄的房间中的不同地方读不同的书:有放在床头柜上的书,有放在小沙发旁的书,有放在厨房里的书,还有放在厕所里的书,等等。

这也许是描绘你的肖像的重要一笔吧。你头脑里有些隔离板,把时间分隔开来,使你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停留或奔驰,把注意力轮流集中在几个平行的渠道上。这是否足以说明你想同时过着几种生活呢?你是否已经过着几种生活呢?你是否要把你与某人生活在某房间同你与其他人生活在其他房间分隔开来呢?每种生活都使你有某种不满足,这种不满足是否当各种不满足加在一起时才能满足呢?

男读者,警惕呀!这种怀疑已经偷偷钻进你的心里,点燃起你的忌妒,虽然你还不承认你已经开始忌妒了。柳德米拉一次读几本书,为了免受一种故事可能给她带来的失望,她同时阅读其他故事……

(男读者,别以为本书把你忽略了。代词“你”刚才转到女读者身上了,但它随时都可能回到你身上来。你永远是不可能用这个代词代替的人。谁敢把你排斥在代词“你”的范围之外?排斥你就等于排斥“我”,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因为以第二人称叙事的小说,要想成为小说,必须有两个既分离又相联的“你”从他、她和他们这一群人中区分出来。)

但是,柳德米拉家里的这些书使你感到放心。读书是个孤独的行为,她把书当做牡蛎的贝壳,钻在书里就像牡蛎躲在贝壳里一样安全。另一个男人的影子可能存在,不,肯定存在,除非这个影子被有意抹去了或者被弃之一旁。两个人在一起阅读也是一种孤独行为。那么,你在

这里还想寻求什么呢？你想钻进她的贝壳中去？想钻进她阅读的书籍中去？也许男读者与女读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两块张开的贝壳之间的关系？它们只有通过各自独立的生活经历进行局部的比较才能相互沟通？

你随身带着在咖啡馆念的那本小说，急切地想继续读下去，以便通过由别人的语言构成的渠道与她沟通。那本书的语言并非你们的言语，但正是这种由油墨和空白构成的无声语言能够变成你们的言语，变成你们的编码，变成你们相互交流与理解的工具。

有把钥匙在钥匙孔中转动。你缄口不语，仿佛要让她大吃一惊，又好像要向你自己并向她证明你待在这里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来人的脚步声不像是她的，一个男人的身影慢慢出现在门口，你透过帘子隐约见到他身穿皮外套。他的步伐说明他熟悉这间房屋，但他的行动犹豫不决，仿佛在寻找什么。你认出他了，他是伊尔内里奥。

你应该立即决定以什么态度对待他。看到他大模大样地走进她的家仿佛走进自己的家一样，你觉得反感；这种反感比起你耽心别人发现你好像躲在这里那种不安来，要强烈得多。另外，你知道柳德米拉的家对所有的朋友都敞开大门，钥匙就放在擦鞋垫下面。打你走进这个房间起，你就觉得有些相貌不清的影子注视着你。伊尔内里奥起码是个你熟悉的幽灵吧。你对他也一样，是个熟悉的幽灵。

“啊，你在这里。”他发现了你，但毫不感到惊讶。这种自若的神态（你刚才希望装出这种神态），现在并不能使你感到高兴。

“柳德米拉不在家。”你说道。你这样说，是为了表示你优先掌握了这一情况，或者说你优先占据了这块地盘。

“我知道。”他淡然回答，一边到处翻书。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你接着说，仿佛要向他挑衅。

“我找本书。”伊尔内里奥说。

“我以为你从来不看书呢。”你评论说。

“不是找书看，是找书用。我用书做东西。我的作品有雕塑、图画，随你怎么称呼它们都行。我还举办过一次作品展览呢。我用树脂把书

牢牢粘贴起来,让它们老是合着或者老是开着,或者我对它们进行雕刻,在书里钻些窟窿,赋予它们某种形状。书是雕刻的好材料,可以雕出许多东西来。”

“柳德米拉同意吗?”

“她喜欢我的作品,给我出主意。评论家们认为,我从事的工作很重要。现在我要把所有的作品弄成一本书。他们让我跟卡维达尼亚博士谈过。弄一本包括我的全部作品照片的书。等这本书印刷出版之后,我再用它制成许许多多别的产品。然后我再把它们拼成另一部书,如此循环往复。”

“我是说柳德米拉同意你拿她的书……”

“她有许多书……有时她主动把书拿给我加工,那些她没有用处的书。不过我要的不是随便一本什么书。我的作品只有在我有灵感时才能产生。有些书我一看就知道能用它做什么;有些书却不行,什么也做不成。有时我有了构思,却找不到一本合适的书,无法实现我的构思。”他在一个书架上乱翻;从中取出一本书掂量,看看书脊,看看书口,又把它放回原处。“有些书我觉得很可爱,有些书我却不能容忍,而这些书比比皆是。”

喏,你希望这些书能成一座长城,把柳德米拉与这个野蛮的闯入者隔离开来,可它们却成了他拿在手中任意拆卸的玩物。你违心地笑了,说道:“可以说你对柳德米拉的图书了如指掌……”

“哦,大部分书都是老一套……不过,把各种书放在一块倒很有趣。我喜欢书……”

“请你解释清楚些。”

“我喜欢屋里到处都有书。因此,我觉得待在柳德米拉这间屋子里不错。你认为呢?”

这间屋子被密密麻麻的书页包裹着,就像在密林之中树叶占据了所有空间一样。不,这里的书就像岩石上的层理、板岩上的薄板、片岩上的薄片;你想借助伊尔内里奥的眼睛,看到柳德米拉活生生的形象从这些书籍构成的背景上渐渐分离出来。如果你能取得伊尔内里奥的信任,他可以向你揭开你为之苦恼的秘密,即揭开非读者与女读者之间的关

系。快，快向他提个这方面的问题，什么问题都行。“你……”喏，这就是你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问题，“她读书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我喜欢看她读书，”伊尔内里奥说，“再说，书总是要人读的，不是吗？看着她读书，我至少可以感到放心，因为那书并非一定得由我读啊。”

男读者，你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向你揭示的秘密即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两种生活节奏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伊尔内里奥来说，重要的是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他认为艺术是耗费精力，是付出，并非为了传世，并非柳德米拉在阅读中追求的所谓生活的积累。他承认在文艺作品中有某种生活的积累，但那并不需要阅读，只需要把它再引入生活这一回路，即利用柳德米拉的图书作为物质基础制作他自己的作品。他制作自己作品的那一时刻，就是他的生活。

“这本书符合我的要求。”伊尔内里奥说道，并把一本书装进他的外衣口袋里。

“不行，放下那本书。那是我正在看的书。再说，那本书并不是我的，我要还给卡维达尼亚。你另外挑一本吧。你看这本，和那本差不多……”

你递给他一本红色护封上写着“西拉·弗兰奈里近作”的书。仅仅这个护封就说明了它与那本书的相似性，因为弗兰奈里的系列小说的外装潢独具特色。不，不仅仅是外装潢，还有那护封上的书名“一条条……线”……啊，这是两本相同的书！你为之愕然。“嘿，真奇怪！我绝不会想到柳德米拉她已经……”

伊尔内里奥缩回手。“这不是柳德米拉的书。我跟这种书不愿发生任何关系。我还以为这种书已经绝迹了呢。”

“为什么？这是谁的书？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伊尔内里奥用两个手指夹起这本书，走向一扇小门；然后打开小门，把书扔了进去。你跟随着他，把头伸进那黑暗的贮藏室，看见里面有张桌子，一台打字机，一架录音机，一些字典和厚厚一沓卷宗。你抽出卷宗中的第一页拿到亮处看，上面写着：“艾尔梅斯·马拉纳译。”

你呆若木鸡。阅读马拉纳的信件时,你觉得处处看到柳德米拉……为什么你不能不想她呢?你把这解释成你爱上了她。现在你在柳德米拉的家里撞上了马拉纳的踪迹。他是不是一个到处跟踪你进行迫害的妖魔呢?不,你一开始就觉得他与她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是忌妒之心一直在捉弄你,现在它对你可谓残酷无情了。不仅是忌妒,还有猜疑,不信任,你觉得不能相信任何事情,也不能相信任何人……追寻那本中途而止的小说使你感到特别兴奋,那是因为你以为是与女读者共同来完成这项工作;现在这个工作变成了你对她的追求,她却躲避你,并变成一堆秘密、欺骗与伪装……

“嗜……马拉纳与她何干呢?”你问,“他住在这里?”

伊尔内里奥摇摇头说:“他在这里住过。那是过去的事了。他不会再回这里来了。现在不管什么事,只要跟他有关,都是假的。他的这个目的总算达到了。他带到这里来的书,从外表上看与其他书都一样,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一眼就能认出它们来,老远看一眼就能认出来。我说他的书绝迹了,是指它们在那间贮藏室外面应该绝迹了。可是,某些痕迹还时不时跑到贮藏室外面来。我有时怀疑是他把它们放到外面来的,他趁这里没人时上这里来,偷偷进行替换……”

“替换什么?”

“我不知道……柳德米拉说,他动过的东西,即使不是假的,也会变成假的。我只知道,如果我用他的书制作我的作品,那我的作品也变成假的,即使做出来后与我平常做的一模一样……”

“那么柳德米拉为什么还要把他的东西留在小屋里呢?等他再回来?”

“他在这里的时候,柳德米拉很不幸……她那时无法读书……后来她逃走了……她首先离开这里……然后他才离开……”

他的阴影消逝了。你喘了口气。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如果他再回来呢?”

“柳德米拉会再次离开他……”

“她会上哪里去呢?”

“嗯……去瑞士……我哪知道她……”

“瑞士她有别人吗？”你本能地想到那位手执望远镜的作家。

“算是有吧，不过那是另一码事……年迈的惊险小说作家……”

“西拉·弗兰奈里？”

“她说，当马拉纳对她解释说，真与假的区别完全在于我们的偏见时，她觉得有必要把作家写书看成南瓜秧结南瓜，她是这么说的……”

房门突然打开了。柳德米拉走进来，把风衣和大包小包都丢到小沙发上。“哈，太好了！这么多朋友！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你和她坐在一起喝茶。伊尔内里奥也应该和你们在一起的，可他的沙发空着。

“他刚才还在这里，上哪里去了？”

“啊，可能出去了。他来去都不打招呼。”

“上你家来的人都这样吗？”

“为什么不呢？你是怎么进来的？”

“啊，我和许多别的男人！”

“怎么了？吃醋？”

“我有什么权力吃醋呢？”

“你以为到一定时候就会有这个权力了？你如果这么想，那我们最好还是别开始。”

“开始什么？”

你把茶杯放到茶几上，走到她坐的长沙发跟前。

（开始。女读者，是你这么说的。可是，怎么确定一个故事开始的确切时刻呢？一切事情都是早已开始的，每一部小说的第一页第一行都要求有人参与小说之外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真正的故事在十页或一百页之后才开始，前面这部分只是序曲。人类各个个体的生活仿佛经纬交织成一块完整的布，若想从这块布上较下一段并让它具有独立的意义——例如两个人偶然相遇，后来却决定了他们二人的命运——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例如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段织物，由不同的事件、环境、其他人物交织成的织物，而且由于他们相遇又会衍生出许多别的故事，与

他们共同的故事相互区别的一些故事。)

男读者、女读者,你们一起躺在床上,因此,现在该用第二人称复数称呼你们了。这可是个非常严肃的行为,因为这等于把你们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我把被单罩着的不大分得清楚躯体的这一堆叫做你们。也许你们过后又分道扬镳,小说不得不重新频频搬动排挡操纵杆从阴性的“你”换到阳性的“你”。但是现在,由于你们要通过皮肤接触尽量获得刺激,通过身体的颤动或波动传递接收刺激,共同感受坚实与深邃,由于你们的思想活动现在也极谐调,所以现在你们完全可以通过连续不断的对话使你们的身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具有两个脑袋的人。首先应该为你们这个合二为一的实体确定活动范围或者称为存在的方式。你们的结合将走向何方?今后发展的主题是什么?你们是注意不损失自己的能量并利用对方的欲望充实自己的能量呢,还是全身心地投入爱抚的海洋,相互抚摸一切可以抚摸与需要抚摸的地方?不管哪种情况你们都是相互依存的。要使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得以实现,不需要消灭你们的自我,而需要使你们的自我占领并充斥你们的头脑,并且要以极大的兴趣或者说以全部的精力这么做。总之,你们现在干的是非常快乐的事,但是从语法角度上来讲却未发生任何变化。当你们好像合二为一的时候,你们仍旧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但比原来结合得较紧的“你”。

(现在你们已经是这样两个“你”了,虽然你们正相互独占着对方。不用说再过些日子了,那时你们的头脑里只会留下对方的幻影,你们的躯体已经习惯了对方。)

女读者,你现在像本书被男读者阅读着。你的身体通过触觉、视觉、嗅觉,还有味觉等信息渠道被综合地阅读着。听觉也发挥着作用,倾听你喘息与哼哧的声音。你的身体不是惟一的阅读材料,因为身体只是许多复杂元素的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其中有些元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们却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元素表现出来,例如你目光中的忧愁,你的笑声,你说的话,你把头发收拢还是散开,你积极主动还是躲躲闪闪,这一切都表明了你与风俗习惯、人类的记忆、人类的历史以及当今的时尚